

朱子晚年全論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安溪李光燠校

答潘子善三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進步。則可見矣。

忌先立標準。卽陸子所謂不可先立定本也。朱子至是始從其說。答子善第二書。卽及告老。此第三。當更在後。

答潘子善五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

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大學說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說。是如何是二說相似處。如何是有此四者心便不正。可更扣之。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更以己意障斷他人話頭。純仁可念。此間方爲季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爲僧坊塑象摧毀。要膺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不免遭此厄會。况如我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倡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此書後半語及季通請成。蓋朱子最晚年也。然所論以提

撕省覺爲工夫。不及於章句。陸子與諸葛誠之書云。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說存心處。卽是踐履。視此書更覺親切。亦不但畧綽提撕已也。然謂省覺便是工夫。則大指固已相合。

答潘子善

所論爲學工夫。亦甚穩密。尤以爲喜。更切勉力。乃所望也。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嘵嘵也。

敬仲議論。有失之過高者。然朱子謂其人自可愛敬。彼陳建輩一無所知。乃敢肆無忌憚。何耶。

答潘子善七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書說今宜報去。去歲卷子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似皆疎淺。更且玩索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學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傷痛。此間蔡季通亦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呂蔡之卒。朱子年已七十。此書重主一功夫。又謂學禮頭緒多。不令遽學。皆去支離而趨易簡。又謂學春秋未要穿鑿說道理。亦與從前專事訓詁之見不同。

答林德久二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効也。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併取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玉山講義在紹熙五年作。朱子時年六十五歲。此書首取收斂之說。卽所謂求放心也。又謂讀書貴專久。自見功。與陸子教朱濟道讀書。謂不可強探力索。久之自通。意正相同。

答林德久三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爲愧。斯遠書來。疑一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便入石也。彭書荷畱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今外廷尙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

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彭之去。指龜年。蓋慶元元年。朱子年六十六歲時也。存心之論親切。窮理就遇事理會言。亦與陸子所謂人情事勢上用功意相合。與從前專倚書冊之見不同。

答林德久

五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紙。各已奉報。鬼神之說。只且如此涵泳聖賢諸說。久自分明。不必穿鑿彊作見解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

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德修王丈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樸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新齋指竹林精舍也。涵泳諸說久自分明與陸子論讀書謂優游諷詠使之浹洽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意正相同讀書不得兀坐有味卽以求放心爲學問也。

答林德久六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原本上甚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記發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亟欲附家報未能辨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尙欲修一兩處以或問未能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日困應接

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畱得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爲福州學官作一記，蓋福州學經史閣記也。記作於紹熙四年。朱子年六十四，其說與陸子之論全相合。信乎晚年定論之善也。記文見後。

德久問云：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始，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答云：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卽操存求。

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卽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大全集所載、與林德久第四第五書、俱及新齋竹木、蓋與門人講學竹林精舍時、朱子年六十九矣、此第六書也、然以存心爲學者初用力處、與陽明先生之解同、而與今集註異、則集註定本、固有未及改正者也、其與德久第八書、卽說到黨禁事、蓋確爲晚年之語、

答林德久七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卽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

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効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酉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陳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自有樂處。亦說得不分明。孔顏樂處。只是作德心逸日休。能樂天而知命耳。凡作含混語。徒生後學之疑。然教以涵養玩索。與治心之學相合。

答林德久九

待次閑中。足得爲學。未爲失計。要之仕宦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今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

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已畧用己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敲嚼可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所云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與陸子教人求放心之說合吳伯豐卒在慶元三年朱子年六十八矣

答嚴時亨二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畧成綱目但疏義雜書

中功夫尙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修禮書。是最晚年事。而所以教時亨者。止令於義理。切身處。實進一步。已盡改從前務博之意矣。

答曾景建一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亹亹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

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

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此書所論、分明先德性而後問學、重簡易而戒支離、全用陸子之說、考其年歲、則書中及龜山語、與第四書同、而第三第四第五三書、皆及季通貶謫事、蓋朱子是年六十九歲矣、指本心講端緒、有以此二語譏傅子淵者、然此乃孟子之說、不可議也、

答曾景建二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偏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比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

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未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善。不知渠以爲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弊。自是已分上差。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已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譊譊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已分上真實下得切已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主一之功。常切提撕。窮理之事。不須貪多。分明全合於陸子之說。

答曾景建 四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